

「司马辽太郎作品」

● 司马辽太郎 著
何晓毅 译

丰臣秀吉

◆ 上 日本战国一代枭雄

敵の逃げ道を、
つくってから攻めよ。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目 录

商人圣	5
药王子	28
嘉兵卫	51
上总介	71
宁宁	91
半兵卫	112
谋略	134
利家	154
善祥房	177
南殿	200
北陆	221
播州	244
官兵卫	267

丰臣秀吉

Toyotomi
Hideyoshi



日本战国
一代枭雄



司马辽太郎 著
何晓毅 译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SHINSHI TAIKOKI JO

by Ryotaro SHIBA

Copyright © 1968 by Midori FUKUDA
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68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.,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© 2012 by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Midori Fukuda

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 / Bardou-Chinese Media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：20-2011-161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丰臣秀吉：日本战国一代枭雄 / (日) 司马辽太郎著；何晓毅译。

—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3.1

(司马辽太郎作品)

ISBN 978-7-5495-2707-6

I. ① 丰… II. ① 司… ② 何… III. ① 长篇历史小说—日本—现代

IV. ①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36961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1

网址：www.bbtpress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：010-64284815

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

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 276017

开本：1000mm×1420mm 1/16

印张 35 字数 340千字

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：58.00元（全两册）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商人圣	5
药王子	28
嘉兵卫	51
上总介	71
宁宁	91
半兵卫	112
谋略	134
利家	154
善祥房	177
南殿	200
北陆	221
播州	244
官兵卫	267

商人圣

也许是因为时值傍晚，远方山脉隐约不清，浓尾平原宽广空旷得令人悲哀。这个藩国，森林密布，河川纵横。当村落漂浮起尾张地区特有的淡红色炊烟时，一路行人加快脚步，匆匆赶路。

这群匆匆赶路的行人来自西边。

“那便是萱津村！”

一行的头目手指笼罩在炊烟中的一片杂木林，说：

“今晚我们便在那儿找地方住吧。”

“诺！”

随行商人们齐声回答。

这个商队由两头驮货物的牲口和十余人组成。作为行商叫卖小贩，阵势可是不小。

他们皆身披宗教人士服装，斗笠和头巾下边当然剃得精光，谁都没有头发。

他们全员身着白装，背负行李。他们其实便是诸国所谓的高野圣。

当年这些人都是游行各地，宣扬高野山弘法大师功德，靠善男善女布施生活的苦行僧。及至如今乱世，仅靠布施已难生活，他们中便有许多人除背负经典宣扬功德外，还顺便背些货物，走村串乡，行商买卖。

这些特殊的高野圣，被人们称作商人圣。

此处所谓“圣”并非中国人所说的“圣人”之意，其语感类似“乞丐”、“讨饭的”、“流浪汉”、“扒灰偷人”等。事实上他们大多如此。

真是今不如昔！

看到眼前这群乞丐“圣”，见过世面之人定会不禁感叹：“世道真是大变，叫花子都如此风光啊！”这群本应为乞丐的“圣”，不但有两匹马，且马背上驮的还是非富人买不起的丝绸、锦缎等。

“真是的！”

连一个一整天跟着这群人的来路不明的小毛孩，也大人般咋舌赞叹。

小毛孩心想：从未见过如此阔绰的叫花子。

小毛孩家所在的尾张农村把这些“圣”叫做“夜道怪”，村民都很害怕，也很鄙视这些家伙。“夜道怪”这几个字一看便知他们都是令人厌恶的家伙。哪日心软一不留神借宿给这些家伙，到了深夜，这些家伙定会鬼鬼祟祟在家里钻来钻去，糟蹋主人家妻女。

小毛孩虽不能像大人那般知道这是“时代使然”，但时代确实已变。

中世^[1]在兵荒马乱中即将结束。应仁之乱以后，经过七十余年战乱洗礼，老百姓生存能力未弱反强。长年累月的战乱反而促进了经济成长。

大名们盘踞藩国，互相割据。他们在自己领地内推行富国强兵战略，奖励大量生产各种物产。这些物产经过一种叫做商人的不可思议的人群之手转卖各地。因此，这一时代商业得到蓬勃发展。

在一直只有武士与农民的社会里，一种叫做商人的人群突然鲜亮登场，开始纵横无尽活跃，把世道逐渐改变成一个金钱世界。

这小毛孩便是成长在这样一个时代。他虽出生在尾张国爱知郡中村一农家，可他从小不喜整日拿镢头刨泥土的农民，他在遍行诸国、靠买卖生钱的商人身上更能感到某种神秘性和英雄性。

“真是一个奇妙的小毛孩。”

其实高野圣们也一直觉得这小毛孩行动可疑。今日清晨从津岛借宿的人家出来后，这小毛孩便一直跟在左右，形影不离。

小毛孩邈邈得惊人。高野圣们当初看到这小毛孩时不由惊奇：

[1] 中世：一般指古代与近代之间的封建社会时期。日本的中世指的是镰仓和室町时代，亦即文治元年（1185）至天正元年（1573）之间的388年间。

“这是人孩儿吗？”

小毛孩黄蓬蓬的乱发用稻草胡乱扎在脑后，身上仅缠一片破麻布片，腰上拴着草绳。

“你家在何处？”

高野圣们问过几次，小毛孩却不回答。小毛孩虽不说话，可脸上表情却还不赖，甚至有些可爱。笑时嘴能裂到耳根，一脸皱皱。

“简直就是一只小猴子啊！”

高野圣们都如此想。

但无论如何把一个小孩儿叫“猴子”还是有些过分，所以高野圣们叫他“日吉”。猴是比睿山守护神日吉明神的使者。日吉其实便是猿猴在宗教上的美称。

“哎，你为何一直跟着我们？”

高野圣们问。

“好玩儿。”

他确实一副开心样子。

小家伙似乎特别喜欢做生意，全身都扑在生意上。每到一个村子，他都前后帮忙买卖。有眼色，机灵，招人喜欢。

他还有一个特长：算账飞快。

高野圣们在地上摆弄小石子，手搔脑袋计算该找多少钱时，小毛孩从背后只看一眼张口便说“多少多少”，快得令高野圣们瞠目结舌，觉得这小毛孩神秘莫测。

顺便说一下。一般认为日本人擅长计算，特别是默算能力据说世界第一。但日本人具有这种能力，其实还是在普及算盘和商业算术的江户时代以后。战国时期的日本人与如今相比，完全像另外一个人种似的毫无计算能力。

所以高野圣们都觉得这小家伙太神，不由心想：这小家伙说不定真是日吉现世菩萨的使猴呢。

“那便是萱津村。”

高野圣头目百阿弥陀佛手指前方说时，小毛孩跟着跑了一日，显然早已筋疲力尽，但他仍奔上河堤，冲进河里，把渡河用的竹竿插进浅滩。

“真有眼色！”百阿弥陀佛在河岸上自言自语。

“听说，”另一人道，“尾张人机灵，会来事。看这小毛孩，岂不是年画上所画的尾张人？”

“所以人说尾张人会赚钱，不吃亏，狡猾。”另一个也现买现卖他不知从何处贩来的有关尾张人的看法。

也许确实如此。

今日这个藩国与相邻的藩国三河已合并成爱知县。但至今三河人与尾张人还常因气质不同产生许多对立，在我们要讲的这一故事发生的中世末期，两者气质更是截然相反。

三河人以德川家康及其家臣团风气为代表，有一种所谓“三河气质”。

“三河气质”的特征是极端典型的农民型。他们具有农民所有的美德和缺点。诚实，温厚，重情义，英勇善战，为主人不惜性命。说好是敦厚老实，说坏是不喜投机、思维闭锁、缺乏冒险心。总之，给人的印象是极不阳光。在德川家康及其三河党徒身上典型地体现出这些三河农民特征，其程度令人惊叹。

再多说几句。德川家康性格像位三河村长老，并至死未变。他在临终时遗言道：

“望德川家家政制度沿袭三河时期永不变样。”

德川家当年从三河国松平乡起家时不过乡长大小。起家当时，他们便把操持家务的番头^[1]和手代^[2]分别称作“老中”和“若年寄”。此制度后扩大至全日本，且此制度之精神与三河时期几无任何变化。三河人的那种多少有些阴郁、闭锁、不好投机、笃实的农民气质，成为德川家不变的行政理念，此后竟统治日本长达三百年。

但邻国尾张却完全不同。

首先地形便不同。尾张为一平坦平原，平原上河川纵横，道路四通八达，水路星罗棋布，商业自然发达。再加上尾张有从热田出发直通伊势的海上通

[1] 番头：总管。

[2] 手代：副管。

道，上京^[1]极为方便。而且陆路出美浓关原上中山道，去京都也极为方便。与京都的商业交往，在所有海道藩国中，无有超过尾张者。

尾张也极易开垦新田。从这“小毛孩”所在时起，亦即尾张古渡城主织田信秀时，尾张国农田便似水苔蔓延，逐渐向伊势湾延伸。

因之，此地农民自然富有。

且尾张从地势上看本有利于做生意，所以此地的人们很早便尝到金钱利润的甜头，也变得投机。

这里地势低洼，河川泛滥频繁，下工夫修整的田地到了秋日，经常被泛滥的河川冲走。相对死守土地的保守活法，他们也不得不走向投机。

所以说尾张地区甚至连农民都具有一定的商人气质。在我们这个故事中日后将要登场的织田信长，其政治感觉和战略感觉充满商人的投机性，便是出于其与三河人气质和性格不同。

这个“小毛孩”亦不例外。甚至可以说，与出身高贵的织田信长相比，因其出身卑贱贫穷，因此他的商人感觉更是与生俱来，早已成为他的血肉。

“把这小毛孩雇上吧！”

百阿弥陀佛渡过浅滩，爬上对岸河堤后心想。

“小毛孩，跟我们行商去，如何？”

百阿弥陀佛在河岸上问。

小毛孩像一直等着此话一般，脸一下变红，有些兴奋地说：“好啊，师父可要带我？”

“对了，你小崽子家在何处？”

“前方便是！”

小毛孩手指萱津村说。

“啊？你怎么不早说！那不便是我辈今晚欲住之处吗？如此便好，有关系了。日吉，可否住你小崽子父母家？”

“绝对不可！”

[1] 京：今京都。

小毛孩想都没想，开口便回绝。这下可伤了这些圣们的自尊心：

“为何？”

“是和尚庙么！”

高野圣们不由重新上下打量一番小毛孩的打扮。

仔细问后才知，这小毛孩老家在中村，因母亲后招男人，便被送进萱津村光明寺。光明寺当然不允许他们这些高野圣花和尚借宿。光明寺为时宗派寺庙，信奉真言宗，其宗旨处处与信奉大日曼荼罗的高野圣对立。

“啊哈，原来是个喝食（寺庙的小僮仆）！”

高野圣们开心大笑。世上竟有如此可怜兮兮的喝食？！

寺庙喝食原本可爱，其模样当如绘草纸^[1]上画的牛若丸^[2]。额前头发不分开，像女孩刘海般留下，穿着打扮亦相当华丽。成人后剃发得度，便成和尚。

虽说上述阔绰喝食都是贵族或武士家子弟，可眼前这小毛孩也穷酸肮脏得太令人惊异。

高野圣们不由觉得：

“可见为贫寒人家出身！”

喝食的穿用一般都由自家送来。有的甚至还带有佣人。穷人家当然这些都没有。

“光明寺有几个喝食？”

“还有两个师兄。”

“都像你这般穷酸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小毛孩突然痛苦得嘴角抽搐。高野圣们看出，另两个喝食当为富裕农家子弟或有钱人家出身，定当穿着华丽，像个寺庙僮仆。只有这小毛孩肮脏得像一条小泥鳅。

百阿弥陀佛觉得眼前这小毛孩不定在寺庙受多大欺负。

[1] 绘草纸：木版画。

[2] 牛若丸：源义经小名。源义经（1159—1189），平安末期及镰仓初期武将。日本被神化的一位悲剧英雄。

“到我们这里来吧。我们圣人社会没有寺庙那种阶级区分，人人平等。”

“平等是平等，就是得讨饭。”

“这小崽子！”小毛孩刺到圣人痛处。

“你这小崽子说的那都是从前的圣。我们这些来自京城的圣可都是商人哟。你看，我们驮着京城的锦缎和丝绸，周游各地，卖给当地富人。我们可都是有家产的哟。在京城有三个老婆呢。”

“老婆？”

这小毛孩虽还未早熟到对女人感兴趣的程度，但由此他也知道了这些叫花子圣相当富有和奢侈。

“你一个小喝食，一整日跟我们乱跑不在寺里干活不怕挨骂？”

“不怕！”

一问才知，原来今早方丈叫他去给津岛的当铺送信，在回来路上巧遇百阿弥陀佛们。

“回到寺里还不打死你！”

“那我便跑。”

小毛孩已下定决心要跟百阿弥陀佛他们走，去当行商人。

走近萱津村。

此村其实并非无名。镰仓时代，此村作为交通要道上一驿站曾繁荣一时，此时还能看到一些昔日光影，村边两三家还住着游女（妓女）。顺便说一句，此村的一个名叫“阿粉”的傀儡女（游女）还是一位水平相当不错的诗人，《续新古今集》中便收录有所所作恋歌。

高野圣们进到村里，边走边高声大喊：

“借宿！借宿！谁家有房子借宿？”

纯朴的山里人听到他们这样喊，一般便会出来应声：

“来俺家住吧。”

当时虽借宿高野圣能积阴德的信仰已很淡，但还有一定影响。

然尾张国内，特别是临街村镇的人家却不同。

他们听到此等喊声后都会大惊：“夜盗怪来了！”路上行人急忙躲藏，家家户户赶紧关门闭户，谁都装作没听见没看见。你想，让人白吃白住，搞

不好还要赔上老婆女儿，怎会有人愿意？

笔者在此想起一件奇妙之事。评书中有名的德川家旗本^[1]大久保彦左卫门著有一本书叫《三河物语》。书中写到，在足利义满将军时，有一高野圣流浪到紧邻尾张的三河地区，借宿在酒井乡富豪酒井家。这个讨饭的花和尚名叫德阿弥陀佛，照例跟酒井家女私通，还生下一子。可这个德阿弥陀佛并未就此收心，他又到附近的松平乡，借宿到松平家，在那里也搞出一子。后来竟跟松平家女结婚，入赘松平家，成为松平家家主。此人便是后来的德川家之祖。

所以说对这些走街串巷的高野圣不能掉以轻心。

百阿弥陀佛们边走边喊，从这头喊到那头，萱津村也没有一家人出来请他们进去住。

小毛孩亦走到高野圣们前大声喊：

“借宿，借宿！借宿喽！”

但村中还是没有一家有反应。

“尾张人太世故！”

百阿弥陀佛站在村中路上，绝望地叹气。太阳已落山，百阿弥陀佛严峻的面容，也已渐渐融进黄昏。

“诸位在此稍等！”

小毛孩似乎不顾一切，豁出来了。他本来多少有些人来疯，可能也觉得如此太丢尾张人，心里产生类似公愤般的感觉，所以便自告奋勇去找自己认识的人家。

他是光明寺喝食，对村中施主家情况了如指掌。居士本人心好便劝说居士，老婆虔诚便哄吓老婆。

高野圣们有句威胁人的口头禅：

“不借宿便叫你来世不幸！”

意思是要让你死后不能去极乐净土。高野圣只要暗示出此话，大部分人便都乖乖借宿给他们。这小毛孩也用了此手段。

[1] 旗本：大将直属武将，保卫大将中军的武士。亦称幕下、麾下、旗下等。

“感谢不尽啊，多亏你了！”

百阿弥陀佛似乎已忘记这小毛孩连自己岁数的零头都不到，他拉住小毛孩双手，像对大人般连声感谢。

百阿弥陀佛能如此对待自己，小毛孩似乎也按捺不住内心兴奋，他突然像大人般点头道：

“若有不便，请到光明寺来找我。”

说完伸长腰，仰天大笑。说到底还是个人来疯。

不过小毛孩却由此惹下大祸，从此便无宁日。

他回到光明寺，另两个喝食师兄正摩拳擦掌在山门口等他。他们等小毛孩走上石阶，便不由分说一把抓住小毛孩，雨点般铁拳便打在小毛孩身上。

“你这臭小子，跑哪儿去了？”

骂他的是仁王大师兄。仁王与小毛孩同为爱知郡中村人。然虽是同村出身，却从未照顾过小毛孩。

仁王人力大，手劲比一般大人还大。他那些劲好像就是为了整小毛孩才有似的，有时把小毛孩能打个半死。不过此仁王最终还是不喜当和尚，在得度以前便逃出寺庙，回中村当农民了。此为后话。

更后，即此事件四十年后，小毛孩有次路经自己出生的尾张国爱知郡中村。只能说时间是不可思议的。

小毛孩那时已身为“关白太政大臣”^[1]，名字也已改称丰臣秀吉。当时丰臣秀吉刚消灭小田原的北条氏，率领日本全国大名和当时日本最大军团返京路过这里。

《祖父物语》记载他招待中村父老乡亲到军中，大宴乡亲。酒足饭饱，谈笑叙旧时，丰臣秀吉突然问：

“仁王可在？”

“哈啊？”

中村人脸色巨变。他们知道仁王当年多有欺负这小猴子。村人皆听过仁王自吹自擂：

[1] 关白太政大臣：日本朝廷辅佐天皇的重臣。相当于宰相。

“那猴崽子，有何了不起！想当年老子每日用镰把打砸他脑袋。”

丰臣秀吉本为宽宏大度之人，这亦为其最大特征之一。但说到小时所受欺负，他的语气显然非同一般。

他说“仁王可在？”时，那一瞬间脸上笑容完全消失，从嘴角到脸颊的肌肉抽动了一下。

这种感情无法控制。孩提时代的肉体之差是动物性的。被那个娃娃头狠揍的那些恐怖和憎恶记忆，正因是动物性的，所以长大成人后也不能忘记。

但丰臣秀吉马上清醒过来，他笑道：

“要是还活着，给本官抓来，本官要砍下他的脑袋！”

丰臣秀吉当然是开玩笑。但在场百姓可不知他是开玩笑。一老者吓得牙齿打战，恭敬回答道：

“仁王那杂种，已成死鬼也。”

仁王当然还活着。

“当真？”

秀吉说，仁王当年对自己多有照料，自己本想给仁王分封些许土地的，不想已死，实在遗憾。可怜仁王，果真一个背运之人……仁王要是听到这些话，定当悔恨透顶。这显然是已官至关白的丰臣秀吉对一介草民仁王最解恨的复仇。秀吉的复仇还在继续，他接着道：

“中村为本官故乡。本官命令免去中村所有租税，所有收获均归百姓！”

在场人听后欣喜若狂，但仁王后来听到这话却悲痛欲绝。因仁王已死，死人当然不能享受免税恩惠。

总之，这仁王当下把小毛孩打个半死。

小毛孩更加厌恶光明寺。

小毛孩厌恶并非无理。只要加入高野圣一伙，便像百阿弥陀佛说的那样，“我辈没有阶级”。在寺里不能发挥的才能在这一伙里不但能发挥，且越发挥越受高野圣们尊敬。他们会用对待大人说话的口气对待自己。

“我厌恶此寺庙！”他想。

在这里只能是郁闷不畅，虚度年华。不管你如何努力，也不论你有多大才能，都不会有好报。即便是你拼命学习——这个小毛孩并不太喜欢学问——

将来能当寺庙住持^[1]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。能当上寺庙住持的，几乎皆为富裕家庭出身，像小毛孩这种穷人家出身的喝食，谁都知道前途渺茫。

“逃跑吧！”

这一念头小毛孩不知动过多少次，不过今日终下决心。

他已不得不下决心。因当晚有施主几人到寺里问：

“有光明寺人吩咐，要我们借宿给高野圣，此话当真？”

寺里和尚大吃一惊：

“本寺并不知此事。”

光明寺属于时宗，与高野圣安心之法完全不同。高野圣们所作祈祷与真言咒语，最被时宗反对。

“本寺对施主从无非分要求！”

光明寺马上派人去查，发现有五家施主留宿高野圣，高野圣们正舒服地安睡在榻榻米上。问后才知，这些都是寺里那个小毛孩耍小聪明干的好事。寺庙执事僧极为生气，当场把小毛孩叫来责问。

“是俺干的。”

小毛孩隔着门槛，坐在对面走廊上，一脸毫不在乎的表情。

“这猴崽子，怪了。今晚为何如此牛气？”

执事僧生疑，便问：

“为何用寺名骗人？”

“方便啊！”

“有何方便？”

“俺刚才已说，给那些高野圣找住处。”

小毛孩态度生硬，执事僧怒火中烧，立刻命人把小毛孩绑起来，关进小屋。

“哼，关俺呢！”

此次小毛孩并未把关他当回事。因为他已有希望，今日便与这苦日子告别，明日投奔高野圣，跟他们走街串巷去做生意。

“还是商人好。”

[1] 住持：方丈。